



在地的纖維編織實驗

— 「樟平河流域聚落植物編織的調查及研發」案紀要

● 文 / 楊偉林 整理 ●

一、溯始

在無數類似中寮的台灣農村裡，過去使用周遭的植物纖維作為捆紮、盛物、墊褥等材料，是司空見慣、自家自備的。這些自然材質的利用，不僅有其功能上的便利，也形成了一種農村特有的樸素質感，在今天已經越來越難尋覓了。中寮境內97.8%的土地屬於丘陵山坡地，早年的原始森林資源豐富，吸引採樟、抽藤（黃藤）的人前來；隨著墾民的移入定居，日常所需多就地取材，其中以植物最為重要也是最方便的來源。先民取竹架屋，並在溪邊及坡地上栽種刺竹、麻竹和桂竹，除了供作菜蔬，還能供應編製各式農具的材料，舉凡米蘿、畚箕、斗笠、扁擔、魚簍、蝦籠，還有哄孩子入睡的搖籃等生活日用，竹子提供了中寮人成家的基本庇佑，也讓每一戶山居的人家都有基本編製的工夫。農人們通常也會在耕地裡保留一小塊來栽種黃麻，供作繩索的材料，中寮有一句俗諺：「生子尚無麻愛打一條索仔會轉。」由於黃麻採收後，需要三人一組才能搓製繩子，也就是說農戶最起码要生三個小孩來，才能幫忙製作「油麻索仔」。此外，家中常用的掃帚採自五節芒的花序或者山中的鞘皮編製而成，葛藤、月桃及香蕉絲則是臨時代用的繩索。中寮人過去常用的的纖維植物，大約有十幾種，刺竹、桂竹、麻竹、黃藤、

香蕉、月桃、山棕、黃麻、稻草、五節芒、白茅；其中又以竹子與黃藤是編製器物最重要的材料，纖維多為滿足農戶生活器物、繩索的使用，屬於農業鄉的中寮並不多見高度精緻化的編織成品。

921地震過後的這幾年，各地方將人文自然資源轉化為社區營造振興產業的案例不勝枚舉，一般與工藝相關的案子，必定是以能否帶動地方產業作為思考方向，很少有人有耐心細膩地先去經營一種生活美學後，再來談附加價值。但是許多前車之鑑，也讓我們深深體會到，僅靠一兩項外來經費補助的個案與短期師資的投入，冀望短時間靠工藝的手段轉換成振興的產業，都只是曇花一現的短暫假象。欠缺對工藝本質的思考、自我定位的了解、經營手法的運作、商業體系大環境的知己知彼，是許多社區營造的盲點，看在我們這些從事工藝相關創作的人眼中，既心疼工藝資源被膚淺化操作導致的良莠不齊，也為社區營造的方向感到憂心。

所以，當去年（2002年）這個有關中寮鄉樟平河流域纖維編織的案子在初步規劃時，原希望它是一個系列探索的開始，先作一些基礎的田野工作與纖維編製的嘗試，以後，再根據這個基礎擬定未來長期發展的對策。但是當2002年11月案子確立要進行時，我們已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因



而評估現實狀況與外力支援下，我們將目標訂於身近材質的探索、造型的自由開展、並累積個人對編織與生活結合的經驗與樂趣。我們採取課程與田野工作混合的方式進行，課程方面由外來編織講師擔任，隔週上課，大多是連續週六週日兩天，才能讓採集與編製過程完整進行；田野工作部份則由當地的年輕人執行，他們對人事與環境的熟悉大大彌補了外來者的不足，精省了許多時間，也累積了他們對土地家園的認識，即使此案結束但在地者的觀察與關心將會持續。當然，這樣做有其冒險性，相當一學期的課程，對初次接觸這個領域的中寮幾位學生而言，僅是基礎觀念的建立與材質技術的初步探索，並不能保證有精彩的成果可期，可能會比不上專業團隊的直接操作；而田野記錄方面，也在沒有受過一些專業訓練的狀況下草莽進行。本案其實充滿了實驗性，揉合教學課程、社區互動、自然觀察、田野記錄與工藝操作的實驗，不到最後，誰也不知道會端出怎樣的菜色。或許成果讓專家覺得是野人獻曝，但是對我們而言，重要的是如何讓大家使用身近的素材、農作的剩餘物資，作有效並有趣的利用，復甦我們已逐漸喪失的屬於鄉間農村生活的智慧，而不在專業工藝技術的琢磨，也不急於做出可以銷售的產品。

在纖維植物的取樣方面，本案選擇葛

藤、山葡萄、月桃、芒其、構樹、稻草、垂柳、香蕉、龍眼九種纖維植物作為先期研究的試作素材。香蕉是中寮最重要的農作，也一直有使用乾燥的香蕉莖皮搓撚成繩索的經驗，想要績線織作精緻的香蕉布恐怕窒礙難行，但利用廢棄的莖桿抄製香蕉紙或許是一個可行的方向，雖然工序複雜，但初步製作並不需要太專業的工具與技術，只要有實驗精神耐心操作即可。香蕉紙成品不僅具有發展的延展性與特殊性，也可以和國際環保趨勢接軌，是一條值得開展的路徑。其次，數量充足的構樹，既可以作紙、也可以槌打成樹皮布，質感從粗獷野放到細緻精純，發揮空間很大。除了這兩種平面材質外，立體編籃的取材則選擇了月桃、葛藤、龍眼枝、山葡萄藤、稻草、芒其與柳條，每一種植物則搭配了不同的編法。有些是山林野生、有些是經濟作物、有些則是鄉間景觀植物，種類有點超過最初預期，是因為在採集過程中每每難以割捨，也希望給大家多一點不同的嘗試所致，因而每樣質材的試做不免有蜻蜓點水之憾。至於最常見的編籃材料——竹與黃藤，因為已經進入分工式產業化專業的技術程度，而在此案中未被列入。



始末1/ 在龍眼林學園的戶外空間上課



始末2/ 和當地阿伯交換心得



始末3/ 傳統的竹編香蕉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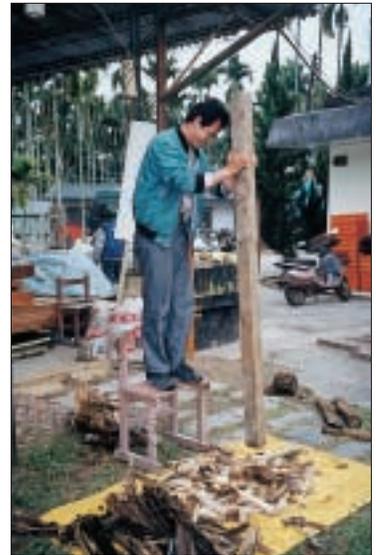
始末4/ 剝構樹皮



始末5/ 採集芒萁



始末6/ 用廢棄的香蕉莖桿做紙



始末7/ 搥打香蕉莖桿的纖維



始末8/ 在空地上編籃的享受



始末9/ 過程中的討論



二、纖維植物取樣試做九例

(一) 香蕉 (芭蕉科)

1. 植物概述

台灣栽植香蕉已有兩百年以上的歷史了，種植品種主要以北蕉為主，中寮是香蕉生產的重鎮之一，日治時期，中寮的秋冬蕉享譽全國，蕉農的收益不錯，「日燒燒，中寮舍，割芎蕉，換日票；月笑笑，中寮舍，找查某，來攬腰」的順口溜，留下了當時生動的記錄；50-60年代的香蕉產業，更將中寮的農業帶到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爲了照顧香蕉賣得好價錢，取老化的香蕉莖桿剝取「穹蕉絲」，用來固定、調整香蕉的形狀，可以說是取之於香蕉，用之於香蕉。養豬人家則將香蕉幹切碎混和飼料煮熟餵豬吃。碩大的香蕉葉也是中寮人普遍採用的粿墊、粿粽的材料，粿中帶有香蕉葉的香氣。

2. 纖維運用

香蕉屬於芭蕉科，這是個龐大的家族，有食用芭蕉、觀賞芭蕉及纖維芭蕉。在沖繩，織布用的纖維芭蕉需要經過有計畫的栽植培育，定期修剪葉片以減低光合作用，使假莖部位不太抽長，內部組織纖維柔軟化，頭尾粗細一致，以取得優質的纖維。在假莖成熟而未開花前所取的纖維最佳，通常在秋冬採收。截取芭蕉假莖，從根部一片片剝取下來，經過刮絲、鹼煮、晾乾、取纖、績撚等等繁複的過程後，再織成涼爽的芭蕉夏布。在台灣原住民族群中，花蓮豐濱鄉新社部落的噶瑪蘭族，是台灣目前仍保存使用香蕉纖維經驗的族群，其香蕉絲織物是作為日常衣著與置物袋之用。

由於芭蕉布所使用的纖維是其莖桿較外圍最精華的長纖部份，除此之外，其較內部

的莖桿纖維可以做出白色的紙張，而外圍被捨去的部份則可以做出帶著茶褐色的紙張，因爲芭蕉纖維光潔長硬，需要花費比一般楮紙更長的時間去叩解，也因此而具有其特殊的肌理與風味。這項技術如今已成為日本大力對外所推廣的環保製品，希望協助抑制毀林現象及緩和某些國家貧窮問題。原來，全世界每年約有二千萬公噸的香蕉廢料被丟棄，善用這些廢料作成紙張，可以大量減緩伐木作紙的生態消耗，並且可以生產出高質量的紙張。實驗證明，香蕉紙甚至可以用在擴音器上，音質純厚、耐久性強；也可以做成各種紙衣、紙袋，極具發展遠景。在去年約翰尼斯堡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上，日本提出此一香蕉綠金計畫，並已於拉丁美洲的海地設立了兩座香蕉紙的試驗廠，希望在2010年之前把此技術轉移至一百個國家。

3. 實驗操作

中寮的香蕉莖桿雖然無法取纖維布，造紙卻是值得嘗試的方向。我們所進行的香蕉紙實驗還停留在非常初步的土法煉鋼階段，主要是讓大家體驗製作的過程與認識香蕉纖維的特質。所做出的香蕉紙，因爲浸泡與叩解時間不足，紙質粗造、縫隙很多，懸浮液的比例拿捏不準，還無法用作書寫，但是用來裝飾包覆則別有風味；它也可以結合種種編籃與植物染技術，發展出各種產品。一張紙，是一個地區的植物、水與人力智慧的結合，這個短暫抄製的愉悅經驗，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延續與琢磨。



(二) 構樹 (桑科)

1. 植物概述

構樹的環境適應能力很強，崩場地、河岸邊、農地旁，土地有空隙、陽光的地方，都不難找到構樹的身影；農人說，構樹越砍越漂亮，因為根會再萌發不定芽，生長再伸展，年初到年尾，都可以見識到構樹生命的強韌。它的嫩枝葉是梅花鹿最鍾愛的食物，因此俗稱「鹿仔樹」。台灣早期有「梅花鹿王國」之稱，荷蘭時期年輸出鹿皮五萬張，可以想見當年的西部平原，梅花鹿飛奔跳躍，是藉助遍佈的「鹿仔樹」供養生命的繁盛。構樹的嫩葉也是農村人們餵養水鹿、牛、羊愛吃的食物；養殖草魚的農家孩童，放學後經常順道割取構樹的嫩葉，攜回餵魚。構樹細長的雄花序，很像毛毛蟲，頑皮的孩子拿來嚇人，紅色的果實可食，是蟲、鳥的美味佳肴。

2. 纖維運用

構樹的樹皮富含纖維質，所以自古以來被廣泛利用，編製成農用盛具或繩索、捶打成包裹身體的樹皮衣、或是抄造成書寫繪畫用紙。樹皮布與毛氈、皮革，都是人類早期直接應用自然纖維以蔽體的不織布。這類結構是許多原始織物的前身，也是一直延續至今的一種織物形式。樹皮布是利用植物的內層韌皮纖維，經過剝皮、浸泡、捶打、晾曬、縫綴等手續製作完成。環太平洋區為古代樹皮布文化的重心，從刻有各種精細槽紋的捶打棒，到發展打氈法、粘疊法等各種續連樹皮的不同技法、以及多種繪染文飾的表現、縫製成各種形式的服裝等，造就出細緻又延續性的樹皮布文化，與宗教、文化、氣候緊密關聯。台灣原住民在棉麻織品普遍之

前，多以樹皮布為穿著材料，排灣族、阿美族及卑南族都有樹皮布文化的記載。人類學者凌曼立女士於1959年在花蓮馬太鞍社阿美族的文化調查中，尋訪到仍會製作樹皮布的阿美族長老；當時長老們製作了一系列樹皮布衣物，為日後留下彌足珍貴的實物。

3. 實驗操作

敲打樹皮是一般難得的經驗，尤其對於不耐細心編織的人來說，做樹皮布則充滿了直接的趣味，有一種身體上與聲音上的互動。沒有一張樹皮布是一樣的，或厚實粗硬、或細緻薄透，紀錄著這塊樹皮的年齡、風霜、採集時的節氣、捶打時的輕重、棍棒的質地痕跡...。可以成布後再縫製拼接、可以在捶打的過程中加入異質物、可以在完成後在上面彩繪、可以與其他技法結合，許許多多的可能性等待開發與實驗。



香1/ 香蕉莖桿



香2/ 中寮香蕉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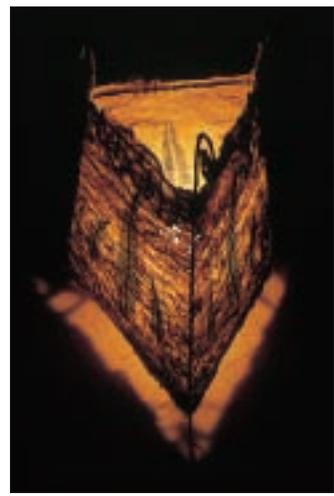
構1/ 構樹



構3/ 樹皮燈罩，楊偉林作



構2/ 構樹纖維與苧麻鈎編造型，陳淑燕作



構4/ 樹皮燈罩，張維娟作



(三) 葛藤 (豆科)

1. 植物概述

「刈藤啊，生到滿四界，這臨時取來綁物件，濕濕時真韌，久來就反酥去。」從小在中寮長大的城伯，一語道出他對葛藤的看法；在瓦斯仍未普及的年代，大人小孩均需上山撿薪柴，便會就地採取葛藤粗莖條來固定整捆的薪柴，方便帶下山。薑作農家則需上山割芒草，取一段葛藤捆綁芒草，再擔挑到田裡覆蓋薑田保溼；農家孩子們平日採摘鮮嫩的葛葉，切碎後養鵝，幫忙六畜興旺。農業生產降低以後，蔓藤類植物大為興盛，現在中寮的檳榔樹幹上或者河岸荒廢地，到處可見蔓澤蘭、葛藤旺盛的生命延展力。

2. 纖維運用

葛藤是最早被紡織成衣的植物纖維，其經濟價值的興衰史跟中國歷史一樣古老，周代便有「掌葛」之官，專門負責徵集。詩經裡圍繞它的詩篇就有九首之多，「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就是為上山採葛的情人寫的。越王勾踐曾獻十萬匹精細葛布給夫差，葛藤自此從野生變成人工栽植，並且成為吳越南方的代表織物。由於它輕薄細長、涼爽透氣，多用來織成夏布，質地細密的稱為「絺」、粗糙的稱為「綌」。貴者成貢品，在夏夜裡含香帶露；粗者也別具野趣，葛巾野服傳為名士美談，君不見，那諸葛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的出世神采。隋唐之後，葛藤因為生長緩慢、加工困難，逐漸被其他棉麻纖維所取代，有時，它以稀而貴，成為縉紳士大夫的風雅衣著；有時，它又因品質粗疏不實用而被捐棄。到今天，它在服裝界早已是不合時宜之物了。有人謂其「日焦、風脆、浣解、藏折」，不及絲

輕、不及棉軟、不及苧潔，似乎一無是處。其實，反過來說，它比麻輕薄、比棉涼爽、比絲風雅，還透露出一股特殊的光澤。沒有任何一種纖維是可以被另一種纖維完全取代的，材料本身沒有貴賤優劣，端看加工者與使用者是否能善視活用罷了。

日本早年也生產葛布，作成褲料、蚊帳等，東海道五十三次掛川宿（靜岡縣）的名產就是「掛川葛布」。明治維新後轉而生產寬幅葛布作成壁紙襖地輸出美國，並從朝鮮輸入原料；1961年左右，韓國葛布興起，禁止原料輸出，使得日本葛布廢產，市場也被韓國所取代，僅存的機屋則生產內銷上品的襖地、壁掛、坐墊等。也有一些現代的染織作家使用這種原始纖維作為創作表現。如今，葛藤纖維的主要生產又轉回了中國，大西北與黃土高原開始大量種植葛藤，一方面可做水土保持，一方面可入藥的葛根供不應求、葛纖維壁紙樸素天然的美感又迎合了當前的風潮，市場正積極看好。一家工廠年產三十萬噸葛藤纖維的當前榮景，又將這古老的植物推向新的灘頭。

3. 實驗操作

新鮮的葛藤枝條非常柔韌，隨手取來便可以當作繩索或編製成各種容器與燈籠。粗硬者，可作為主要骨架，再用細長者纏繞編製成面。但葛藤粗細不均、長短不一，除了較規則的扭編外，更適合不規則的編法，表現其自然的野趣。



(四) 月桃 (薑科)

1. 植物概述

「月桃，捶一捶，捻捻作繩索。」利用月桃的葉鞘纖維做為繩索，暫時網綁或包紮一般物品，它的耐久性較差，是農人口中克難用的繩索；一般村民大多使用俗稱油麻索仔的黃麻纖維製作麻繩或織成麻袋。在中寮只見居民將月桃敲扁曬乾，取其纖維做為繩索，未見月桃編製的草蓆或提袋。中寮鄉內的月桃湖、月桃巷位於清水村內；上一輩的人說，早年的月桃沿著產業道路兩旁迤邐而去，是名符其實的月桃巷，民國初年，曾有外地業者購買編繩機大量生產；當時編繩是月桃纖維的主要用途，而提籃、衣籃、鞋子等也是主要產品。日本時代，還有外地人專程前來取月桃、姑婆芋的葉子，挑到草屯去賣，可以想見月桃巷的綠色風光。婦女們拿月桃的葉子來包粽子、做糰子，蒸煮之後的粽糰增添了月桃的香氣。春夏時節，月桃湖的小孩尤其喜歡摘月桃花，上學放學，下山

上山，一串月桃花，吸食一路花蜜的香甜。

2. 纖維運用

月桃假莖的籐包，經過乾燥處理，變成堅韌光滑的片狀長條纖維材料，以斜編技法很容易構成面狀的造形。台灣原住民如魯凱族、排灣族、布農族等，常利用月桃編製成睡蓆、坐墊等扁平物，以及細緻的盛物籃、嬰兒搖籃、小背袋、穀物箱和針線盒等日常用品。目前有一些原住民編織創作者，亦把這項技術並開發成生活產品，將傳統月桃編的技藝與感情活用於現代生活中。

3. 實驗操作

月桃籐包在剛採下潮溼時脆而易折，所以必須每隔數日剝取最上面已乾燥的一層，將其小心反轉成一圈一圈吊掛，待其完全乾燥後再分裂成所需要的寬度編製。扁平整齊的月桃片用平編就可以編出許多生活小物，也可以先用各種不同材質色彩的紙片代替，上面還可以再刷上彩墨、膠漆，增加美觀與堅牢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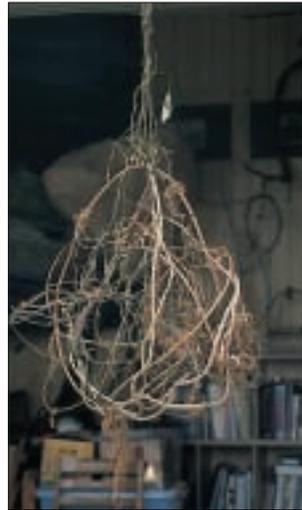
葛1/ 葛藤



葛2/ 葛球，邱麗惠作



葛3/
葛藤做骨架，乾燥繡球花瓣為飾的燈座，張瓊文作



葛4/ 葛藤造型，陳淑燕作



月1/ 月桃



月2/ 月桃袋，陳淑燕作



月3/ 月桃掛籃，楊偉林作



(五) 垂柳 (楊柳科)

1. 植物概述

垂柳多植於河岸、水池邊坡作為景觀樹種。樟平溪清水內城段的垂柳區，是許多人牽手、散步的好所在。

2. 纖維運用

長而柔韌的柳條，很適合編製成細緻而略帶田園風格的提籃揹簍，或是發展成各種自由的造形。保留外皮暗深色澤時具有田野味的粗曠特色，若剝除外皮編製，則潔白的枝條很能展現細緻潔淨的設計風格。中國或台灣的編籃歷史中，柳條並未成為主要材料，也許是品種的原因，或者是因為與柳條同樣細長但更具彈性的黃籐，可以將勻稱、堅韌和長度的特色發揮的更極致，而佔著優勢的地位。以現代藝術的眼光來看，柳條也有它難以被取代的地方：生長於河岸平地，環境與人接近，所以方便易採，處理過程簡便，而細長枝條上有著芽苞節點產生的微妙變化，使編籃具有特殊質地。

在歐洲或美國，柳編是一項很普遍被運用的材料與技術；無論是生活風格的設計或是編籃創作，他們使用不同品種的柳樹盡情發揮。由於藝術思潮及環境生態的影響，近十幾年來，歐洲興起一股與自然環境生態相關有趣生動的編籃創作趨勢。這些藝術家關心的是編籃材料的可延續性、更新的可能性，以及與環境的友善回應。例如讓材料在作品完成後仍可以繼續成長，使塑造的造型有四季更替的變化，作品有如自家的花園一般，而藝術家便是園丁。在英國西北部蘭開夏郡東部，有一個很棒的實例，是由 Ian Hunter 和 Rossendale 小學的學生所執行的柳樹造景編籃創作計劃案。這是一個由柳樹建造

的樹形迷宮，是一處可以身處於活樹林當中的戶外環境教室。這所小學的小孩成功地清理出一片土地，並且種植被剪下的柳樹，共同照顧它們、施肥、並測量其成長速率、觀察樹葉莖幹的變化，同時偶而剪下枝條作編籃創作。逐漸，這處大型的活柳樹雕塑，便魔術般的被創造成一個戶外環境教室。

3. 實驗操作

在本案中，我們使用的是扭編技法來配合它柔韌圓長的造型，透過疏密鬆緊的拿捏變化，便有了不同的風味。柳條乾燥後易於折斷，所以要在採集後盡快編製，或是浸於水中保溼。柳條細緻有彈性，沒有收尾的線條也有一種力道，透光時尤其美麗，適合用作燈罩。像眉毛般的柳葉一起編織進去時，也別有風味。

(六) 稻草 (禾本科)

1. 植物概述

民國70年代以來，荖花的價格不錯，山區開發過度、水源漸失，因而缺水無法種稻，現在的中寮已經少見水田，早年的耕地多已改種果樹或旱作了。往昔稻子收割後，通常堆製成稻草堆存用半年；用來作堆肥、編草鞋、綁東西、網「草茵」（引燃柴火用），或者拿到菜園裡鋪蓋在菜籽上保溼保暖；稻草也是蓋房子的重要材料，混合黏土成為竹牆土牆的粗胚。沒用完的稻草，還要留些冬天裡鋪床保暖，破舊的草蓆下，鋪上一層厚厚的稻草，幫忙困苦的農人渡過寒冬的夜晚。

2. 纖維運用

在農業社會裡，它可以編製草鞋、搭蓋草頂、搓成草繩、做成掃帚、草蓆、製灰、



童玩、用於飲食、填入榻榻米作為厚襯.....數也數不清的用途，豐富了生活所需，也為農閒的生活創造了許多樂趣與價值。在現在社區營造的活動裡，它也自然成為醒目的角色，透過它，把我們帶回溫暖的童年。日本的山形縣藤島町、青森縣稻垣村都是被引進台灣的生動案例，在人口流失的偏遠山村，他們藉著稻草文化的保存與體驗，重現自我與農村的價值，也聯繫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在台灣，草鞋墩（草屯）、大甲鎮、宜蘭冬山鄉、台東關山鎮等，也都先後舉辦了很多稻草工藝的活動、展示、教學、研究。

屬於草類的編織纖維除了稻草外，在台灣還有大甲藺、鹹草、燈心草、麥稈，他們都曾經發展出專業分工製造的工藝品，為早期台灣賺進不少外匯。稻草跟他們比較起來，由於纖維較為雜亂，沒有發展成像大甲蓆帽般的精緻產業，但是它卻是分布於全省隨手可得、成本低廉的材料，每個農家根據自己的需要適時適地利用。

3. 實驗操作

像稻草這樣質地鬆散、易折的纖維，在編製時需要將它們聚成一小束，加捻以增加強度，再用另外一條纖維去捆紮纏繞固定成形。所以如何纏繞、用什麼線纏繞、纏繞的方向與規則，就是影響其造型的重點了。同樣是以稻草做成掃帚，各地數紮形式不同，或者一邊傾斜束紮以符合掃地時揮動帚柄的人體工學、或者邊纏繞邊形成圖案以兼顧視覺美感，都是值得觀察的。

本案試做的這種縫編纏繞（coiled basket）的技法，在東方常用於稻草、馬尼拉麻類纖維；在西方則利用松針編製，稱為Pine Needle Basketry。因為一邊纏繞可以一邊變形扭轉、也可以隨時更換表面纏繞線的色彩，運用靈活，所以頗受到現代創作者的歡迎。熟悉的稻草因為使用不同的色線纏繞，而有了不同的變化感受。此外，將稻草浸爛，混入紙纖抄出稻草紙；或是以量取勝，用堆疊法形成量塊作成景觀裝置，也是不錯的嘗試。



柳1/ 採集柳條



柳2/
柳條與紙漿的結合，
邱麗惠作



柳4/ 帶葉的柳籃，李桂仙作



柳3/ 柳燈，洪慈宜作



稻1/ 草阜



稻2/ 各式稻草編容器，張維娟、邱麗惠作



稻3/ 稻草與綠棉線的搭配，張瓊文作



(七) 山葡萄藤 (葡萄科)

1. 植物概述

由於山葡萄藤的幼嫩莖條可以供作藥用，幾乎在鄉內絕跡，留下大型的山葡萄藤正好可以編製器物、架棚遮蔭，是堅韌耐用的藤類植物。

2. 纖維運用

山葡萄藤分布於中國、日本、台灣、南洋各地，無論剝皮加工或是直接取用都是極佳的素材，在日本一些山村至今仍保存著精湛的編製技術，手編山葡萄藤提籃的價值高昂，彌足珍貴。山葡萄藤非常堅固耐久，在雲南大理水城就有一座全長25米的藤橋，是當地白族以山葡萄藤編造的，年代已不可考，人行其中，如在網中行走。

山葡萄藤的外皮經剝皮處理後，帶著赤褐色的古雅光澤，堅實溫潤、越用越油亮，經過壓碾成扁平狀、並裁切成適當的寬度，適合使用平編、斜紋編、人字形等編法製作，通常做成手提包、提籃、箱籠、盒子等容器。或者不要一次裁成同樣寬度，而嘗試在造型中隨機變化。至於不剝皮而直接使用的藤條，是非常好的骨架材料，製作時可以循著藤條自然的轉折曲度而架構出不同的造型，再使用其他較細的藤材，如葛藤等來充填空隙；或是在編籃完成後，以山葡萄藤作為提手，形成一個有力的線條。

3. 實驗操作

當我們在中寮採集時，那從山坡樹叢傾瀉下的藤蔓，力道強勁渾厚，難以手刃，最後是用卡車拖行拉出才完整取得，不禁讓人覺得強韌的藤蔓確實是人猿泰山擺渡山谷之間最佳的交通工具。粗獷有力的但數量不多的山葡萄藤，我們是用集體合作的方式一起

編了一個大燈籠，間隙之處或用細藤纏編，或用手抄紙糊起，掛在龍眼林學園的棚架下。

(八) 芒萁 (裡白科)

1. 植物概述

俗稱「毛枝」的芒萁，在植物界稱作「裡白」，葉柄很長，柔韌富彈性，中寮的居民多將芒萁葉柄紮綁成束做鍋刷，少見被編成生活器物。以往在野林坡地邊緣常可看到，能耐乾旱、貧瘠，但可能因果園及檳榔園定期噴灑化學藥劑，生長環境受到嚴重的干擾，現在反而少見生長良好的芒萁。

2. 纖維運用

在日月潭一帶，常會看見從山坡上潑灑下來、充滿原始生命力的芒萁。它早年是魚池鄉特產，極盛期約有四、五十戶在編織販售，也有外銷，可以製成漁具、菜籃與種種生活用品。在日據時代也是綁香蕉的好材料，集集一帶是主要使用區。在台灣傳統編籃界芒萁是著名材料，但現在真正看過其成品倩影的人並不多了。這個被遺忘了好一陣子的產業，在九二一地震後又重新被喚回認識，魚池社區婦女的芒萁編織班在二〇〇二年開設，提供了地方產業新的可能性。

3. 實驗操作

我們在中寮採到的是另一種芒萁，它的葉柄比較黑，直徑較細、也較短，光潔油亮，感覺像一根硬硬的鐵線，可以連同外殼一起編製。帶殼的芒萁乾燥後易斷裂，所以必須讓它保存在潮溼的狀態才容易加工。可能因為它較短硬，不像一般毛枝適合編成籃子等容器，所以傳統上較少被使用。直挺挺像鐵線般的芒萁，我們用它做成席墊和燈籠



的骨架，自然微微彎曲的線條，有時故意保留它頂端捲曲的嫩芽，增添不少造型上的趣味。



山1/ 山葡萄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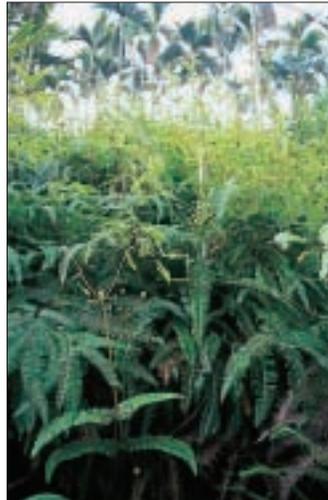
山3/ 山葡萄藤籃，李桂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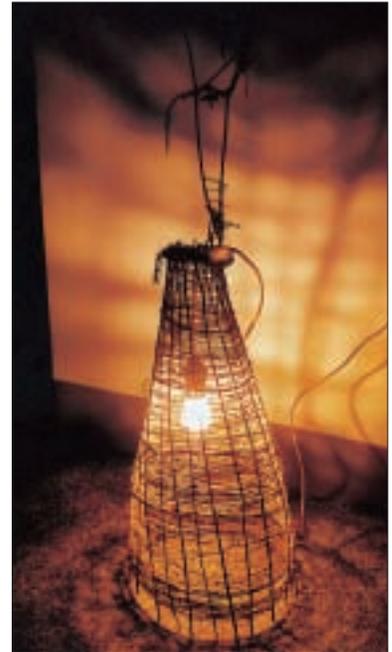
山2/ 山葡萄藤籠，集體作



芒2/ 毛線纏繞芒萁作的小桌墊，張瓊文作



芒1/ 芒萁



芒3/ 芒萁燈，邱麗惠作



(九) 龍眼 (無患子科)

1. 植物概述

「做柴火，炭培龍眼乾。」物資儉約的年代，庭院裡的龍眼樹結實纍纍，中寮的孩子爭相上樹摘食，從未成熟的小粒龍眼吃到成熟，滿足愛吃甜的童年。許多家戶多在庭前門後種一棵龍眼樹，讓孩子有甜頭吃，中元普渡有水果上供。中寮龍眼樹的分佈主要在淺山，如永和、永芳地區培植較多，是台灣著名的龍眼產區之一，與台中縣太平、霧峰的龍眼齊名。四月龍眼花開是台灣最頂極的蜜源，龍眼枝幹炭培製成的龍眼乾，甘美如蜜，具有安神補腦效用，是上等的滋補聖品。龍眼樹木材質堅而緻密，和相思樹一樣是上等的木炭原料。

2. 纖維運用

在傳統染織或編籃中較少直接運用硬質的樹枝作為素材，但在現代藝術創作中，重視現成物與材料本身的美感，如樹枝本身的質感、線條等特色都被藝術家擷取作為創作元素。即使籃編也不再只是功能取向，材料與技術的選擇也不再受限，反而是出現更多具有表現意圖的作品。如美國纖維創作家吉思姬·蕾琪 (Gyongy Laky)，喜愛線條交錯的美感。她從1970年之後，即開始運用在自然環境中撿拾的樹枝來創作立體造型。她把樹枝看做是有個性的線條實體，將樹枝的自然色澤與線條重新組構，在空間中游走交會，把原始不起眼的材料，魔術般的蛻變為精采的作品。

3. 實驗操作

龍眼是中寮特產，利用修剪下來的枝幹做創意發揮，不只是物盡其用，同時還具有龍眼林的精神象徵。我們使用了纏繞、鉤繞、雙套結等技法，運用於Y形樹枝上，做出活潑的造型來妝點空間；也可以搭配各種不同材質的線繩，豐富質感與色彩。當造型不斷生長，或許可以演變成具有量感與空間感的架構，很適合有關空間設計的學生做基本設計的實驗練習。



龍1/ 龍眼樹



龍2/ 樹枝造型，陳淑燕作



龍3/ 樹枝造型，張維娟作



龍4/ 樹枝造型，邱麗惠作



三、期待

課程結束、田野告一段落、作品出爐，在結案報告書上我們忠實呈現了這個過程。

在作品方面，我們將實驗品的範圍聚焦於燈飾的主題，因為燈飾具有實用功能而又沒有太多機能上的限制，在創意上可以盡情發揮，並且可以結合立體編籃與平面抄紙兩種元素，讓大家有一個思考的方向，不至於太天馬行空。過程中累積了許多半成品或試片，記錄了我們探索的過程，或許也是未來種種可能性的濫觴。看在許多編織專家的眼中，這個案子所使用的技術與呈現出來的成果，或許不免青澀不夠成熟，因為已經有許多精研執著的工藝品範例，擺在我們面前。但是，當我們面對的是自我價值不斷失落的農村現狀，這其實不僅僅是工藝的課題，而是傳統生活智慧消泯的課題，是用與美的課題。我們並不介意最後的作品是否完整，因為大家可以感受到經過這段時間，自己似乎有一雙不同的眼睛在看待這些材料與生活的關係。如果我們能多靈活地運用身邊的素材、自得其樂地發揮創意的精神，並且滋養生活裡的一點「餘情」，我們的日子就不會那麼容易枯竭，社區的活力、農村的魅力不就是奠基在這點滴的日常之上。

在田野過程中，我們訪談了幾位中寮當地的耆老，雖是取樣，卻也細膩地勾勒出過去中寮的風物與風情。和其他地區很不一樣的是，中寮有百年歷史的香蕉籃，用刺竹編成，盛放運送重要的農產香蕉，極盛時期已經形成專業的技術與產業了。我們並沒有特意去學習復原這些傳統編籃，因為現實功能上的需求已被現代大量生產的製品所取代，其實並不需要刻意恢復古風；但是同樣的材

質與技術用我們現在的眼睛與手重新製作時，它或許會因不同的使用行為而開展出不同的風貌與美感，是屬於當下的農村精神的。昔日「豬肉用姑婆芋葉包好繫上鹹草，豆腐用二片月桃葉十字交叉包裹，魚乾用報紙包，鮮魚則用鹹草吊著提回家。」的年代已遠。在過去，日常所需來自採集、編製，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技藝智慧相承百千年；六〇年代以後，化學纖維取代人與植物的緊密關係，農人從自己製作農具到購買塑膠成品，相距不過五十年，但包裝材料、繩索以及生活器具全面改觀，手工編製的技藝已成記憶，這一代的人在傳承的過程中註定要失落上一代生活依存的植物情感，而人與植物的關係也由親密而漸漸疏離。鄉內的老農人說：「亞麻出頭，黃麻打倒；攏仔（尼龍）出頭，亞麻打倒。」在素材不斷變遷的過程中，農人也發現「塑膠耐水怕日，竹籠怕水耐晒。」材質各具特色與潛力，我們希望回頭找尋纖維植物的更多可能性、拉近人與植物與聚落的關係，也喚回日漸只會敲打鍵盤的手的記憶。

結案後，大家各自回到原有的生活軌道，香蕉收成、葛藤繼續滿山遍野的攀爬...。聽說，中寮當地的學校有興趣邀請參與本案的在地夥伴擔任鄉土教學的工作；聽說，當地的一間的民宿願意挪出一個空間作為編織工作室...。或許要等很久才會長成果實，但我們似乎已經看見一些初露的芽點。🍵

（原完整內容刊於本案報告書「材、手、技、美」中，由楊偉林、陳淑燕、王亞力執筆）